

# 《沙丘2》，尽美也，未尽善也

电影《沙丘2》点燃了低迷的春季档，三月的第一个周末，影片在北美和欧洲上映，首周末票房超过1.78亿美元；刚刚过去的周末，影片在中国市场的首周末票房超过1.5亿元。这部电影给市场带来的信心，不仅是因为票房数字，而是让产业中人看到，当代观众仍然热情接受“大于生活”的银幕奇观，“后漫威”时代的“超级英雄快手段子”尚且不至于主宰大众娱乐电影的美学。

《沙丘2》延续了这个系列的特色，影片一目了然的优点在于秉持着“老派大片”的隆重，导演和幕后制作团队以庄重的古典美学，再造了一个凌驾于观众日常生活的“别样的世界”。导演维伦纽瓦创造了包括神殿、斗兽场、沙漠巨兽在内的种种景观；以及，影片安静、缓慢、稀释的叙事，也构成一道景观；甚至，影片中的建筑自身，连同视听制造的“既大且空”的意象，成就了《沙丘》这个系列最极致的景观。从《沙丘》到《沙丘2》，很多观众飞快遗忘了、或在走出影厅的时刻就难以拼凑出影片具体的情节，但片中出现的画面和造型会给人留下惊心动魄的印象，诸如：沙漠里飞驰的沙虫，把人类衬托得宛如蝼蚁的巨型神殿、近似南美原住民造型的角斗士被强光投在斗兽场上的影子……

维伦纽瓦把作者化的强烈风格注入了商业大片，在《降临》《银翼杀手2049》和《沙丘》系列中，他在截然不同的故事里，反复制造着宏大、空旷、废土式的“后人类”景观。这一套视听表述的长处在于，通过反戏剧、去情节的叙事，以“慢拍摄”的节奏，达成缓慢的抒情。“太空歌剧”这个定语是对维伦纽瓦这些电影贴切的描述，不仅概述了影片的题材，更进一步，这些电影的美学特质恰似古典歌剧里抒情的咏叹调。在《沙丘》之前，《降临》和《银翼杀手2049》是维伦纽瓦电影中接受度最高的两部电影。两部作品的共性在于，“空的影像”彰显独树一帜的美学，荒芜的风景里流动着浓烈的人的情感，但是，高浓度的抒情并不是视听自身产生的，《降临》痛苦的深情来自特德·姜的小说文本，《银翼杀手2049》的情感能量依赖于男主角瑞恩·高斯林子规啼血一般的表演。

《沙丘》系列的特殊之处也在这里，它不像《降临》，具备情感浓烈的文本，也不像《银翼杀手



2049》，能依赖强情感输出的主演。这就不得不讨论《沙丘》系列小说的“特色”。《沙丘》被捧为流行文学的经典时，常被类比科幻界的《指环王》。但事实上，弗兰克·赫伯特的文学能力远远逊于托尔金。虽然都是以天马行空的设定勾勒了“异世界”，《指环王》仍然处在英国幻想小说的传统脉络中，托尔金以细腻的笔法塑造了具体的性情中人，这些人为了善的信仰经历了一场有着明确行动主线的冒险。相比之下，赫伯特的写作突出高概念的设置，《沙丘》以漫长的时间跨度替代具体的人物和具体的行动，突出的是“人设”而非“人物”，角色成为作者表达观念和思想的容器，作者在以千年、万年为刻度的时间轴上构建着概括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整个系列的底层逻辑是“一万年后的世界仍然重复着奴隶制和中世纪的悲剧”。

赫伯特不善于写具体的、复杂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戏”，但《沙丘》有着生动的“极客”的趣味，事无巨细地想象了太空歌剧里不同星球和城邦的模样。智利导演佐杜洛夫斯基在1980年代未能拍成电影版《沙丘》，这是电影行业的知名公案，这部半道崩殪的超级大制作，在很多年里被从业者津津乐道的并非影片剧作的“内容”，而是停留在图纸

阶段、没能在大银幕上实现的“景观设计”。后来，佐杜洛夫斯基耿耿于怀卢卡斯导演的《星球大战》“盗取”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耀。诚然，《星球大战》挪用了《沙丘》的设定，也部分地得益于佐杜洛夫斯基先行一步的“概念图”，但卢卡斯很懂取长补短地重塑了这个“异世界”的内核，以喜闻乐见的少年冒险取代了高屋建瓴的“人类简史”。

不妨这样说，赫伯特在《沙丘》中描写了概念化的主角对抽象的“人类命运”的思考，也描写了生机勃勃的行星世界的生态，两者尚且是互补的。在《降临》和《银翼杀手2049》这些电影里，维伦纽瓦创造的极简主义的“空的影像”，对照故事里具体的人、丰沛的情感，也是互补的。而电影《沙丘2》是“空旷”和“空旷”的相遇。长达166分钟的电影里，关于那个世界的日常生态，以及“人物”的痕迹，其实是缺席的，观众始终被风格化的造型和景观包围着，这些或充满压迫感、或荒凉萧索的画面，持续传递着导演和原作者的“思想”，而种种围绕着权力、暴力、信仰和巫术所阐发的感悟，又有多少谈得上突破了刻板认知？是否更多地停留于陈词滥调呢？

孔子评价周武王的舞乐：尽美矣，未尽善也。这个评语用于《沙丘2》，正合适。来源：文汇报

## 《烟火人家》：女性命运的“复调”，在家庭中回响



两个“苦瓜”，非要成家。追看近期热播的家庭群像剧《烟火人家》，评论区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这句带着同情、爱怜又掺杂无奈的评价。

《烟火人家》是一部当代都市剧，也是一部以家族为关系“地基”的女性群像剧。它的故事围绕孟家三代女性展开。姥姥乔海云年轻时是雷厉风行的乔厂长，如今已年逾古稀，但依旧是家中“不怒自威”的大家长。三个女儿孟明玮、孟莞青、孟以安，性格各异、事业成就不同，但都在经历焦灼的家庭和婚姻危机。外孙女辈的李衣锦、陶姝娜年龄相仿，看起来都是衣食无忧、不缺爱的年轻女性，但来自亲密关系的种种考验依旧羁绊着她们……

开篇提到的那句观众评论，便发生在李衣锦决定和前男友周到复合之后。拥有“直升机”式母亲的李衣锦选择了周到——一个原生家庭因父亲暴力和母亲“杀夫”而破裂的年轻人——作为人生伴侣，这不啻于在老孟家投下了一颗小型“核弹”。李衣锦的自我觉醒让三代人的命运齿轮都因此转动。关于母女关系的度量、婚恋选择的反思、人格独立的定义……女性命运的“回响”，在《烟火人家》中震耳欲聋。

来源：新华网

## 吴碧霞再唱《红楼梦》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动

87版《红楼梦》的播出不仅在当年掀起了追剧热潮，剧中的音乐也随即成为了久唱不衰的经典。如今，3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主题曲《枉凝眉》，还是《葬花吟》等一系列插曲，听起来依旧是百转千回、情深意切。这些由作曲家王立平历时4年呕心沥血完成的作品，不仅道出了红楼儿女的爱怨情愁，更唱尽了人世间的沧桑无奈，耐人寻味。

近日，由中国音乐学院出品、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实践中心制作的“红楼梦韵”——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经典红楼梦专场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由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团长、指挥家许知俊执棒，携手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和北京音协合唱团，为观众再现红楼绮丽乐章。

继原唱陈力之后，吴碧霞是深受《红楼梦》插曲作曲家王立平认可的演唱者，至今已演绎了数百场《红楼梦》音乐会。但是每次演唱，她都有新的感悟。近日接受采访时，吴碧霞表示，“唱《红楼梦》对我来说是一种历练和成长，每到一个阶段，都会有新的课题需要思考和突破。艺术家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我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做好这部作品的传承。”

来源：北京青年报

